

# 从濒临灭绝到人工繁育成功 从“矛盾”不断到和谐相处 守护野生动植物的重庆故事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栗园园 左黎韵

每年的3月3日为“世界野生动植物日”，由联合国大会于2013年12月20日设立，旨在提高人们对世界野生动植物的认识。

今年“世界野生动植物日”的主题为“野生动植物投融资：投资于人类与地球”。

市林业局最新调查监测数据显示，目前，我市市域内分布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112种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84种。

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，气候温和，地貌多样，孕育了丰富的生物物种，是我国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。近年来，我市持续加大栖息地保护修复力度，建立形成了违法行为打击长效机制，典型物种保护成效显著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在对于珍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上，和野外种群保护一样，人工繁育发挥着同样巨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——比如曲茎石斛的人工繁育。

## 植物篇



二月二十一日，位于城口坪坝的裕品堂石斛研发加工基地内，工作人员正在察看曲茎石斛瓶苗生长情况。重庆日报记者尹诗语摄/视觉重庆

## 动物篇



二月十九日，巫山小三峡·小小三峡景区，「猴司令」龚清兵在第三处投喂点抛撒「猴粮」。重庆日报记者尹诗语摄/视觉重庆

这家民企耗资逾亿元，成功实现曲茎石斛人工繁育——

## 十三年时间，濒危“金钗”养成记

早春二月，城口坪坝特色产业集聚区，一栋尚未完工的建筑在初春的阳光里格外显眼。这里是重庆裕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裕品堂”)的石斛研发加工基地。

许多人不知道，这栋尚未完工的建筑里，上百万瓶曲茎石斛瓶苗正拔节生长。

曲茎石斛外形似古人簪发所用头钗，故又名“金钗”，是我国国家重点一级保护野生植物、名贵中药材，鲜货市场价格高达每斤两万余元。

这里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曲茎石斛？

故事，起源于14年前。

**苦苦寻药终有所得，决心尝试人工培育**

“2011年我生了场大病，被医生认定活不过三年。手术后的恢复期里，有朋友送了点金钗，我吃了后感觉很好。”2月26日，裕品堂负责人、69岁的罗兴德将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，“于是向朋友打听，想再买些金钗。”

听说金钗来自湖北神农架，罗兴德多次前往，可每次都无功而返，“当时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可能绝种了。”

转机出现在2015年。央视播出的纪录片《神农架2》对神农架林区的金钗进行了介绍，罗兴德从中又看到了希望。

经多方打听获知拍摄地点后，他再次奔赴神农架，在一个偏远山村见到了心心念念的金钗。

那一刻，罗兴德突然有了个全新想法，“金钗如此珍稀，鲜品市场价每斤要两万多元，我能不能进行大规模人工繁育？这也是对珍稀植物的保护啊！”

于是，罗兴德在购买少量金钗植株的同时，又以每颗100元的价格购买了些曲茎石斛种子。

**多年坚持不懈，每年投入百余万元**

这项工作的难度，远远超出了罗兴德的想象。

罗兴德带着曲茎石斛植株和种子找到了4家研究机构，委托其开展无菌萌发及扦插繁育实验。

可在近4年时间里，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。

其间，罗兴德也奔波于全国各地学习石斛人工繁育技术，“曲茎石斛、铁皮石斛这些兰科石斛属植物，在人工繁育技术上有共通之处，所以安徽霍山、浙江温州等主要石斛产地我都跑遍了，同样一无所获。”

坚持，终于在2019年带来了惊喜——罗兴德委托三峡大学进行的实验室种子育苗取得成功。

罗兴德备受鼓舞：“这最起码证明了金钗是可以进行人工繁育的。”

随后几年，罗兴德致力于曲茎石斛的规模化种植培育。

每年投入100余万元，无数次尝试，无数次失败。2024年5月的一天清晨，惊喜来了——几万株曲茎石斛幼苗一夜之间在土壤里冒出了头。

在场的人欣喜若狂。

**建曲茎石斛培育基地，带动大批村民增收**

初春，城口厚坪乡一处山林中，罗兴德正细细察看每一棵树的树干，“现在是金钗休眠期，到4月前后，就能看到树干上绿油油的金钗了。”

这里，正是裕品堂的曲茎石斛仿野生种植基地。

2019年三峡大学成功实现曲茎石斛实验室种子培育后，罗兴德就在这里建立了石斛苗组培室和温室大棚，并流转山林2000余亩，建起了曲茎石斛仿野生种植基地。

随后，裕品堂又在城口的高观镇、坪坝镇、河鱼乡等地建立了曲茎石斛种植基地，带动当地大批村民增收。

虽然这些乡镇都有得天独厚的气候、地理优势，但曲茎石斛的仿野生种植依然十分艰难——从幼苗到成品药材，曲茎石斛的生长周期长达5年。

“先要在实验室瓶苗培育一年，然后将其转移至大棚培育一至两年，这是其过渡到野外生长的缓冲期；最后由工人爬上树，将其一丛丛地‘贴树’种植。”罗兴德介绍说，“在10余年人工繁育过程中，我们先后取得了10余项实用性专利技术。”

迄今，裕品堂已累计投入1亿多元，培育曲茎石斛200余万丛。

小三峡“哗哗”哨声响起……

## 五千猕猴闻风而动：“司令”来了

2月25日，周二，又是每周一次喂猴子的时间。清晨，长江边的巫山龙门新城码头，“猴司令”龚清兵的身影出现了。

船只在江中顺流而下。随着江面收窄，薄雾迷蒙中，秀美的小三峡跃然眼前。

“要到悬棺那个投喂点了。”龚清兵突然开口，从船舱内取一只哨子挂在胸前，来到船头。

“哗哗……”清亮的哨声响彻山间，树影晃动处，一群群猕猴攀岩走壁向江畔的投喂点奔去！

龚清兵走上江岸，将玉米均匀地撒在岩石上，猴子们纷纷上前抢食。

**为解决“人猴冲突”，小三峡沿岸设置“猴粮”投放点**

龚清兵给小三峡猕猴喂粮有十多年时间了。每周二喂猴子，是他雷打不动的日程。

猴子“口粮”的质量是他最上心的，每次采购玉米都要货比三家，只选颗粒饱满、颜色金黄且绝对没有霉变的。

“这群猴子‘挑嘴’。我们试过很多‘猴粮’，包括过年‘加餐’的苹果、香蕉等，结果发现它们最喜欢的还是玉米。”龚清兵说。

小三峡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也是巫山的“生态宝贝”。但在上个世纪，猴子跟当地居民却是“矛盾”不断。

那时，山上的村民迫于生计开荒种地、上山砍柴，导致猴群栖息地变小，最少时不足百只。为了留住这群“宝贝”，巫山县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，并尽量减少人类在猴群栖息地周边的活动。

猴子又慢慢多了起来，山上的果子不够吃，就开始偷吃村民的庄稼，搞得大家很恼火。

为了让人与猴子互不侵扰、和谐相处，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巫山开始在小三峡沿岸设置“猴粮”投放点。

“每周二喂一次，准时来。”龚清兵说，从小三峡到小小三峡共设置有4个投喂点，每个点每次投放240斤玉米。

**当“猴司令”十几年，他与猴子之间产生了深厚感情**

十几年下来，“猴司令”龚清兵跟猴子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，“就跟喂宠物差不

多，时间久了都有感情。”

再加上猴子通人性，让龚清兵越看越觉得它们可爱。观察猴子进食期间，他不时举起手机拍照记录。

“这些猴子性格不一、姿态多样。你仔细看，有些母猴把小猴子背在身上，有些母猴则是把小猴子紧紧搂在怀里。”说起这些“宝贝”来，沉默寡言的龚清兵神采飞扬。

站在树上高度警惕的“哨兵”、所有猴子都要礼让三分的猴王，跛脚的猴子、独眼的猴子、只有一只耳朵的猴子……多年相处下来，在龚清兵眼中，这些猴子有说不完的故事。

他笑道：“负伤致残的多是‘王位’争夺失败者，这几年‘猴王’都换了几个了！”

猕猴生性比较胆小，怕生，通常会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。

但在面对龚清兵时，它们显然没啥“防范心理”，见他走近也照旧“大快朵颐”。

“它们自然是熟悉我的，船一来、哨一响，再加上这身工作服，不会拿我当‘外人’。”龚清兵说。

**小三峡猕猴已有大约5000只，成为游客眼中的“明星”**

“游客们喜欢这些猴子得很。”龚清兵说，到小三峡的游客只要听导游说“猴子来了”，十有八九会急急忙忙掏出手机，准备拍照。

猕猴能成为小三峡旅游当之无愧的“明星”，与投喂点设置不无关系。

在保证不惊扰猴群的前提下，几个投放点都尽可能选在江边较开阔的地方，这样可以让游客近距离一睹猕猴“真容”。

江水碧如翡翠，两岸草木葱茏。“小三峡现在漂亮多了，江面非常干净，山上植被越来越茂盛，猴子也越来越多，这就是新闻里常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。”龚清兵感叹。

监测数据显示，小三峡的猕猴目前已有大约5000只。

结束采访离开之际，聆听此起彼伏的猕猴叫声在山林间响起，记者又想起了那句诗——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

据《重庆日报》